

十月初三日戲

△一點至五點▽

大王公館

(劇中人) (扮演者)

女

王伯丹 月梅

老 者 蘭珍

王太太 玉翠

雲 麟 桐影

王 妾 劍民

紅 珠 文英

王 仆 雲南

妙 珠 劍民

黃癡郎 蘭珍

珠 母 小梅

黃太太 采英

珠 父 笑天

黃 妾 美儂

富 榮 桂笙

黃婢 如夢

富 婢 龍弟

相思局

卜書貞 情夢

賈 珍 楨增

小善子 劍民

賈 蓉 明珠

伍卜氏 笑儂

賈 蓀 桐影

三姑娘 玉翠

賈代儒 桂笙

朱二小姐 采英

王熙鳳 玉英

淑 儀 美儂

王夫人 情夢

和 尙 雲南

尤 氏 笑儂

伍 升 月梅

邢夫人 蝶梅

老 媽 小梅

平 兒 文英

楊 晴 楨增

婢 女 賽文

田福恩 雲南

書 童 笑天

巡 官 志奎

更 夫 鏡花

番家運 蘭珍

道 士 小梅

何其甫 天樂

大 夫 志奎

汪聖民 蟻梅

貧 民 社員

廣陵潮

(劇中人) (扮演者)

女

王伯丹 月梅

老 者 蘭珍

王太太 玉翠

雲 麟 桐影

王 妾 劍民

紅 珠 文英

王 仆 雲南

妙 珠 劍民

黃癡郎 蘭珍

珠 母 小梅

黃太太 采英

珠 父 笑天

黃 妾 美儂

富 榮 桂笙

黃婢 如夢

富 婢 龍弟

相思局

卜書貞 情夢

賈 珍 楨增

小善子 劍民

賈 蓉 明珠

伍卜氏 笑儂

賈 蓀 桐影

三姑娘 玉翠

王熙鳳 玉英

淑 儀 美儂

王夫人 情夢

和 尙 雲南

尤 氏 笑儂

伍 升 月梅

邢夫人 蝶梅

老 媽 小梅

平 兒 文英

楊 晴 楨增

婢 女 賽文

田福恩 雲南

書 童 笑天

巡 官 志奎

更 夫 鏡花

番家運 蘭珍

道 士 小梅

何其甫 天樂

貧 民 社員

說戲事蹟，而後作大套長曲，是不必求工、唱、爲此說者，真足見也。亦如元雜劇套曲法，與今傳傳奇之清江大異乎，歌者自歌，白者自白，一人居中，專司歌唱，其餘白賸人，環侍左右，先是司白賸人，環侍齊集，然後正末登場，引吭高歌，衆人或和唱，或介白，倘有邦老學兒、（邦老即南曲之副淨李兒即南劇中之末外）與正末爲難事者，方出位演串，而司贊白之人，旁侍依然也，非若今日演戲之狀，忽上忽下，歌白屬於一人者也。據是，則實白於元劇地位，確是點睛眉目而設，誠不必求工，即使每折抹去實白，單讀曲詞，亦若一氣呵成，雖不用贊白，亦文理周圓，惟則今日，則情形不同，傳奇一

九月初迄重九日止、爲祭壇。
玻璃小史

圖緣起

二十世紀者、文明時代也。
生活、至深至密、作文明
愛斯基摩人、以冰飾其
、可不一輪、使今日而後
觀大廈、等諸虛設、物
、吾國往昔、以紙糊窗
母、雲、燭、物、透光度小
玻璃也、時至今日、窮
之類、連中供以斗婢、大
高錫碑

真文明之中、切於吾人
證者、何物乎、玻璃乎
自用以來、吾人雖非寒帶
本、將作何現像乎、觀
、莫由發達、更無待言
進焉者、以高價之雲
差強人意、非能以代
玻璃、殆真不假斯物、日積

八軍官相繼陣亡、亦可稱爲亡
 八、八軍官者、梁繆趙施張許周、七
 旅長、及戰學良韓鈺兒也、八、八
 高級軍官、非他軍官可比、他軍官
 不能與於此數、故陣亡者雖多、而
 可稱者祇八、證曰亡八、名實相符
 之、其曰混帳者、混爲混成旅之混、
 帳、帳下也、其陣亡之八軍官、太
 都屬混成旅旗下、故曰混帳亡八、
 大義滅親、猶倖見大勢頭顱、地
 盤將失、回視其弟而正以法、自獻
 大義滅親、其所謂親、親兄弟之親
 也、而我之所謂大義滅親、非親數
 弟之親、實兄弟姻親之親、亦即鄭
 家之親、存者直將戰之時、鬪子大
 帥、曾發曹公、問其要親家抑妻
 舅、而曹毅然決然、與其舅曰曰

老尤就爲有幾個吳銅鞭，連兒子都要和他反對，況且在這種時勢，那些吳銅鞭，倘然是落在會相人的手內，付了一箇銅臭，不好大搭架子，像老尤這樣，天派他狗，沒派他用，弄得不得法，連家裏人都和他鬧革命，真是畫之可驚，當時四面八方的陷阱，都安排妥當，專待機會發動了，也是叫什麼有本事，老尤本來早上到了新市鎮，吃過點心之後，趕緊趕回家去，支派一天的客星開路，不到福甯里，要來應，總是在做說一兩句鐘，來了之後，又沒有什麼多敷衍，老實說，他來，常州舅爺總是醒了沒有起床，老尤便鑽下去胡混一回，然後一同起身，他便要走了，至多一個鐘頭，所以出來總在四點不到，這個時候，那是上海馬路上清爽時候，小嘴還要不能放下手，近幾年來，老尤的遊要日程，燭燭了，一來，常州舅爺肚子內，確有一星小魂靈牽，連連自己都不信他是張記還是李記，本來，好像房主貼召租的，在那裡招攬主顧，好容易硬編作尤記，老尤也默認了，這樣好房客，自然要優待些。

湖一時難解其意
逸出未幾督監人
雪山旁恍如驚弓
後從破賊中適有
命武士等人喜
(完)

食伯明翰士為業文佩君之高尼且奉津湖溫茲蘭先生之
文錄拜師先生之題銘今在小東門橋弄內顯處庶存心
諸人求道者莫不手到病除有口皆碑茲特將幸勿交臂失之

分組人 李平甫 廖國臣 嚴孝臣
金百川 余鏡明 嚴孝臣

東門內橋橋弄內十五號
上午門牌 下午出診

如探一日「麥蘭園」遊玩之間，忽來一武士，名別雷，突送
進時，忽見「脫離」別雷，「必忽拔刀相向，未知「斯克」臂力，麥
只覺連聲告中，使人查獲，別雷「斯克」乘機開槍，中「斯克」麥
之左胸，探送醫院，因「斯克」甚為怪異，令「亞瑟」斯克，「仍是」
格得電報，即歐印視敵人之辦，已乘飛艇高翔，「斯克」忙急取
「斯克」，「斯克」見已散未發，斯老翁亦派其伙，候候「麥蘭」姑

寒砧石自他的妻子去後，沒有一刻的安閒，雖然不像乾白日裏要下地耕作，實際上比工作苦得許多呢，這一天他正躲在院子裏一個破板樓上打盹，忽聽得門兒起了聲響，以為又是孩子們和鄰童打架，少不得要拖把衝出去去查看一觀，原來是孩子們遠遠看見他們的娘由路北回來，爭着向前來迎接，他看見這般情景，心裏頭一動，敢莫是城裏頭現在沒有人需要這一項人嗎？他總無法回來，仍舊挨餓嗎，心中這樣想着，兩個足還不會主的也拖向直裏，劈頭問道：「事情怎麼樣了？」只見他的妻子滿面堆着笑，迎將過來，一手抱住幼孩，一手向懷中亂撈，摸了半天，摸出一張字來，交與他的丈夫，口中說道：「事情成道了，你信誰照樣天出一張字來，交給他，一面忙着和那些小孩子們周旋，把大包包的田豆、先散給他們做星餅，然後一個一個的問寒暄暖，把去後怎樣的經過作問題，叫他們作答案。」

但有一點很怪的事，就是那些拍馬吹牛式的捧角大家，專替伶人做幕後，無論其演技如何，祇是一味胡說，就技術而言，祇是文書序似的，甚有得到一些消息，說某人要來了，他那股吹文字，已經弄洋酒酒的，早早往報紙上登出來，漸漸來了，更不得了哩，肉麻的詩詞文藻，還不算數，又是什麼頌哩、表哩、很像一件事，虧他老羞面皮做得出，據說，這些捧角先生，還講的稱臣為上，內容實有個絕天的作用，我為儘量全人格、甯可說無，不可信有，不過好的人，為什麼要替別人作傀儡，拿有用人的筆墨和精神，偏偏賣弄在伶人身上，真不誠實，實在他們又

單把眼前情形做標準，那伶人要利用他們的，也不過請他們吃一頓、首稱有名望的伶人，從他處界出來，須臾請名人，以及大報小記者白相人等等，而戲館老板，又必請他看，就了算錢了，報館記者，却不被他寫幾句出來捧捧這角兒，不是被他的利用麼？，好好的名文人記者，貪了這些些口腹，不但正人見笑，君子齒冷，還要被下流社會人物，如貝錦與鑑之類，公然羞辱，而自己還不肯藏拙，你說我，我說你，你實實在，自病自取，乖巧點的人，還是互相遮瞞遮瞞，若是為了伶人小題大做，簡直是青竹頭毛風，越掏越小的了。

（對卷三張）

○六次慢車赴杭，下午三時一刻，舍，多下榻於湖濱之清華旅館、堂

二、堤北爲後
湖、堤南爲外
湖、孤山居中
、風、居、佳、最、白、

香夢迷離似有情，幾回遙夢恨心旌。微風吹雨俱成夢，倦眼眠花不厭晴。未必春情能解佩，豈無餘愛可分羹。空中樓閣尋常事，何處驚心驚日驚。

材路心猶懶次水，忍教芳信隔梅。眼波可何如何何，眉語能猶未敢猶。自信平生重然諾，偶談前定足低徊。千年古井波融日，又種春雷濯沌泥。

【未已】

夢詞 戊午仲冬有香臥八首之作方得其五，心魔畢竟不可磨。夢中夢大春情杏花天裏夢之逢又得夢。夢既夢醒是何處，却苦我睡思茫茫遺夢一首以下都託重公案。

名勝、
虹橋又渡
降臨、
至魚
欄之曲下
院內有兩
四照閣
是處、
底內有
命、或叫
北京所發
的、何以
呢、向來
呢、是「既
不」可算「既
能」、又受
令了、官他
們在命令
的、

頭顱風花夢 蕭引樓主

第十一回 解重圍俠腸感公子 設奇策俏語誑癡兒

向著天香道：我姊妹天沒有來了，說時已走在天香臥榻之前，一屁股坐下來，天香羞紅未穩，赧然迎起，的一跳，險上着天香肩頭道：黃公金子沒有到過此地來罷？天香心上，別的一跳，臉上「兜掣」着笑容道：誰求望你啊！天彪大笑道：我本非是說他毀我，原說是他來望你，天香被天彪一對針血，不覺又羞又惱，軟咭咭旁邊一張湘妃椅上躺了下來，恨恨底

統統的命令，向皇極在各報上，刊佈種種淺薄文字，其實在國家裏面，何足道哉？實叫做『軍機命令』，何足道哉？實叫做『曹銀之命令』，何足道哉？『北京所發之命令』，或單單一個字，叫做『命令』，大約反對全廷反對，不過這反對的當中，就分上頭隨便加些甚麼字呢、

蕭引按主

十一月五號、署名少華所著之本
地風光、昨接張繼侯君來信、詩爲
張君所集、曾先刊他報、請爲聲明、
茲於此特白、果異、則少華之酬、
移謝繼侯、少華其何以自解、
花月英之本謬、確能拔俗、記者擬
爲徵文集、而武陵秋水君、先得
我心、附以徵詩文規約、囑本報代
刊、厥成、